

随笔

长江文艺出版社

随笔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2005年中国随笔精选

2005

SUIBIIJINGXUAN

SUIBIIJINGXUAN



随笔

SUIBIJINGXUAN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
{ 2005年中国随笔精选 }

SUIBIJINGXUAN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年中国随笔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173-9

I .2...

II .中...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648 号

责任编辑:田 园

责任校对:梁 风 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6.2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

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第一辑 文化的点击

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张国功(1)
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	王 蒙(9)
长安城闹虎	李国文(22)
进入古典中国的五部经典	张远山(32)
战后日本社会考	胡 平(37)
活着	小 艾(48)
《金瓶梅》杂议	李存葆(63)
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	林贤治(72)
为反对而反对	朱 正(81)
“羊性”、“狼性”与心中的“鬼子”	傅国涌(89)
中国,谁能想象“未来”?	赵毅衡(97)
得天下与治天下	葛剑雄(101)
用黑亮的声音去填补空白	谭延桐(106)
安徒生的失败	王泉根(110)
武松不是情种	谈 歌(116)

2005年
先

鲁智深与郑屠	谈 歌(120)
敦煌唐韵	李元洛(125)
晚明史和甲申祭	吴小龙(133)
表演的光荣	凸 凹(139)

第二辑 走进记忆之门

芳草地梦回	屠 岸(147)
他这一辈子	王充闾(153)
活着:艰难而有尊严	钱理群(167)
先父梁漱溟与北大	梁培宽(172)
辛亥年的枪声	南 帆(185)
古今难寻彭玉麟	唐浩明(205)
关于“燕山夜话”的记忆	张守仁(210)
尚留微命做诗僧	王开林(223)
陆羽是怎样找到顾渚的	王旭烽(235)
周介人的人格与文格	雷 达(246)
在冬天,怀念梅志	李 辉(249)
中国的柏林墙	许 晖(253)
西书、礼品与鸦片	萧春雷(257)
钱穆与胡适的“过节”	余 斌(262)
治史之难	孙 郁(271)
平凡女性的尊严	舒 芜(276)
凌叔华:绽放的奇葩	齐 红(282)
高山流水半世谊	资中筠(294)

张宇航和他的《守护善良》	田滋茂(307)
惠帝的叹息	王晓文(311)
“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走过”	张新颖(315)
人去往事更随风	张恩和(319)

第三辑 心灵的风吹过

寻访罗曼·罗兰	熊培云(327)
我和扬州不期而遇	阎晶明(339)
美哉,嘉兴!	林 非(342)
欧洲印象、民族记忆与不破不立	何 弘(350)
生活中的艺术	朱 苓(353)
白云空载天一阁	王重旭(358)
八大山人	刘长春(366)
感悟岛民	赵新芳(373)
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	朱 鸿(382)

第四辑 生命需要感动

科学和艺术,两片水域	范 曾(389)
恒河残稿	余秋雨(393)
喧嚣文化	刘心武(402)
流行背后	张立勤(409)
这个时代缺失什么	王英琦(416)
日常生活	老 海(420)
妻子	鲍鹏山(424)

2005年
先

玩骰子的儿童	周国平(432)
不能没有音乐	赵 畅(438)
文人与美食	徐兆淮(442)
天下不幸人才幸	钟治德(447)
人间店铺	巴音博罗(450)
《性格词典》情景模拟	刘 齐(457)
读莫扎特与忆乡村	耿 翔(465)

第五辑 别一种说法

暖冬与鸭头	邵燕祥(475)
“道德银行”的道德险境	王开岭(478)
奥斯维辛的雪	肖复兴(481)
何事不可为	李敬泽(484)
你说便是你的错	张 柠(486)
袁世凯的稻草龙椅	王跃文(488)
天才消费者	朱铁志(490)
忙于休闲	鲍尔吉·原野(492)
遗忘是比死亡更深的痛	杨耕身(494)
这当然不会是蓄意配合	瓜 田(496)
豆腐版《牡丹亭》	肖克凡(499)

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张国功

喜欢翻阅现当代学人自述、回忆录一类史料的有心人，常常会邂逅“李庄”这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了的字眼。这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东小镇，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使得她一度凸显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1940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在这个小小边镇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里，集聚了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包括傅斯年、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郭宝钧、凌纯声、芮逸夫、曾昭燏、吴定良、劳幹等一大批在当时就已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都曾经在小镇上经历过一段难忘的战时学术生涯。而当年在这个小镇上经受战火淬沥的后起之秀如周一良、梁方仲、巫宝三、汤象龙、屈万里、罗尔纳、夏鼐、马学良、何兹全、高去寻、王崇武、丁声树、全汉升、李光涛、严耕望、任继愈、周法高、董同龢、王世襄、王利器、傅乐焕、李霖灿、逯钦立、张政烺、陈槃、周祖谟、石璋如、胡厚宣、罗哲文、杨志玖、刘致平等先生，数十年后大多成为了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史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至于自然科学界，在李庄时期的同济学生中，走出了吴旻、唐有祺等十余位两院院士。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都有李庄同济人的身影。一部民国学术史，李庄可谓是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章节。在国家板荡、风雨仓黄的1940年代，小小的李庄到底为中国的读书种子提供了什么样的温情呵护？而一代学人又如何在这里坚持着他们

2005年
先

韧性的学术担当与深沉的人文理想？岱峻先生在其《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一书中，通过文献钩沉与田野调查的“两重考证法”，为我们勾勒出了战乱岁月里中华文学脉天行以健、弦歌不辍的一段历史，也为知识界后来者树立起了一道景行行止的精神标杆与人格参照。

如果说要用一个字眼来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年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之所以加上了“旧年”的限定语，是因为对比今昔，我们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籍在舟车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暂栖他乡的乡思旅愁、时有发生之匪盗意外，连个人生活最低条件的衣食温饱，在李庄都成了莫大问题。至于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无疑更增添了生活的疾苦。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贫病的生活，宛如李庄时期砥砺读书人的一道试金石。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史语所的当家人傅斯年自诉：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一向对军阀政客睥睨笑傲的这位诤诤之士，此时竟不得不向当地的保安司令写信求助，不惜打躬作揖：“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我辈豆腐先生——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起上一次陪宴，因为难得的狂吃，致使腹泻一周。李庄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贫病交加，困顿至极。傅斯年1942年4月18日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读来至今令人悚然动容。他说，梁家家道清寒，如今万里跋涉，“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政府给梁氏兄弟当给予补助，理由有三：其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有功于民国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家风不同”；其二，梁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

年之成绩为日本人嫉妒不止，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夫人林徽因，亦今世之才女学士；其三，梁思永为安阳发掘之主力，“忠于其任职，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傅还特意说明：“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与傅终生谊兼师友的胡适曾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一口气用十余个“最”字对傅加以推许：“孟真（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一事，有力地印证了胡的这些评价。而林徽因知道傅的侠义之行后，“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她感激涕零地回信：“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些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级，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思成平日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这就是风雨同舟共渡危难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当时的傅斯年，自身生活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河，最困难时每餐仅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甚至连稀饭都接不上，嗜书如命的他也只好卖书度日。

时穷节乃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如出版家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口号，以

2005年
先

复兴被战火创伤的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情境中发挥了极大的精神砥砺作用。而对于蛰处李庄的学人群体来说,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们问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在看似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生涯中，他们信奉“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环境之清苦，并没有使这一群读书人放弃本分的责任，而仍然保持着视学术为生命的人生追求。梁思成“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按他弟子的说法是“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殷历谱》，就是在戏楼的一张大门板上写成的；董同龢在农家的神龛上研究汉语音韵，其《上古音韵表稿》及《汉语音韵学》挑战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从昆明来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傈僳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战争与疾病夺去了李济两位可爱的女儿，但他仍没有耽下手头的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李光涛、王崇武与劳幹开始整理明清内阁档案与居延汉简，《明实录》、《居延汉简考释》是当时的重要成果：“东巴文化之父”李灿霖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词典》和

《废些标音文字字典》；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偏僻的小镇上，“大家都安静地读书各不相扰。我荒疏了好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每天读书抄材料。”（何兹全语）“大家平常欢聚，如一家人，若为一个问题而互相争辩，必会面红耳赤，争个不休，最后推出一个‘真理’双方同意，才能停战。”（董作宾）静虚的边远环境里，依旧流溢着深沉的学术热情与不绝的民族精神。处此国家板荡、民生凋敝之时世，虽说学者从政一度成为民国的潮流，但坐冷板凳专心学问仍是李庄知识分子的首选。中研院拟设民族学研究所，拟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执掌。闲云野鹤的李先生一向信奉“一不拜官府，二不拜记者”。对朋友傅斯年的敦请，他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听后立即对李躬身作揖：“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李对学问的专笃和傅对学人的理解，都令人肃然起敬。政府延揽娴熟民族文化和边政事务的知识分子，拟任命凌纯声为新疆省部执委。朱家骅屡次来电敦促，蒋介石亦拟接见，而正忙于苗族调查的凌坚不为动，对朱“一切手续均已办妥，何能中止，且总裁召见，何能中止，则损失弟个人信用”的通牒，凌不惜提出“引咎悬辞本职，以谢我公”，不惧权贵。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职责。

这种韧性的个人坚持，汇聚成中国知识界坚毅的力量。如季富政先生在《一位伟大爱国者的情怀》中所说：“一个学术团体，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另一个战场展开民族精神与文化博大精深的砥砺，如战士搏杀，废寝忘食，日夜兼程，拼命磨砺着民族精神之剑，其闪闪寒光令侵略者胆战心惊。正是这批中华民族的脊梁以炎黄子孙的孝道，民族的责任与道义，用自己的专业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去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辉煌历程以及她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这是刺向侵略者灵魂深处最犀利的锋芒，是最动摇侵略者精神堡垒的重锤……漫漫长夜，孤单人影，寝食草草，路途艰危，如果没有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对民族文化海一般

2005年
先生

的眷恋深情,是不可能产生这钢铁般意志的研究行为的……”李庄时期知识分子的卓越表现,赢得了他人的敬重。1941年,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到李庄做客,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梁氏一家艰难困厄中献身学术的热情,他由衷地赞叹:“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人文荟,歌壮烈。绩弦诵,声未绝。念李庄父老,萍水扶协。”知识界勇于为学术献身,为民族文化之命运担当,另一端的普通民众,也对知识界表现出惯有的尊重与礼遇。重教化、讲斯文的民间传统,使得当“中原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古镇李庄却在长江边为读书人热情地铺就了另一张素朴却不失温情的书案。“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李庄供给。”一纸求贤若渴、热情相邀的电文,流溢出小镇对“下江人”知识群体的信任与尊崇。中央学术机构迁至李庄的一个重要纽带,是以罗南陔为代表的当地开明乡绅。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更有意思的是,逯钦立、李光涛等年轻学人,因为时机与缘分,还成了李庄的“姑爷”。中国大地的广袤民间,永远像一处温情无限的林地,总能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鸟的文化人撑起一方祥和的浓荫。

在几十年后,时为北大教授的周祖谟先生到南京史语所旧址寻访。陪同的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问道:“当年史语所的年轻人后来有没有太大成就的?”周回答说:“没有。”鲁问:“为什么?”周说:“进来时都是精选过的。”傅斯年办史语所舍弃“浮华得名之士”,他相信,天下之大,总有真正的读书种子——即使是战乱时期。民国学术之所以呈现出“乱世中的辉煌”,除了归功于大批曾游学欧美、“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学术中坚,战时对年轻学人的遴选与培养,也值得今天的教育界深思。刚毕业的

严耕望抱着“天真的做法”，冒昧给傅斯年寄去三篇论文，一月后傅就将其聘为助理员；李光涛则是史语所招聘的书记员；王利器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考试，因避敌机轰炸一场也未考完，傅斯年告诉他“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并征询他愿去昆明还是李庄；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发现学生陈槃的一篇作业颇有新意，就邀其面谈鼓励有加，在陈遭人诬告入狱后还设法将其救出，聘到史语所；董同龢与周祖谟同时参加史语所考试，原定只取一人，因为成绩突出，两人被破格同时录取；胡适将与自己相处数年的罗尔纲推荐进社会学研究所；罗哲文是梁思成成为营造学社招募的练习生……战争年代，一切脱离常轨，但社会仍然没有断绝为读书种子提供的可贵机会与出路，没有关上促其成才的大门，这或许就是烽火时代也不失有情的一个侧面。当代学人谢泳在谈到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学术发展时，有一段平和而精当的论述：“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这并不完全是后来者对历史想象性的概括，其实当时的知识界对自己所经历的岁月就有过类似的评价，并自觉地以这种精神来惕厉自我。如哲学家贺麟 1946 年在昆明为自己的名作《文化与人生》作序时就说：“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是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了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和珍视。”应该说，李庄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充分担当、体现、弘扬出了这种现代学术品格与高昂的精神状态。可惜的是，

2005年
先

因为此后国共战争的影响以及政治的鼎革,天地玄黄之间,随着史语所迁往台湾、营造学社被裁并入清华、社会学所旋即被改为经济所而取消社会学、同济遭解体而独自保留工科,大批以欧美模式为主要参照的诸多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与团体遭遇大面积挫折,数代学人所孜孜致力的“学术社会”理想逐渐伤筋动骨、水流花谢,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斯文终于扫地。即使在战争年代也坚持不懈、历困厄而弥新的现代学术精神,竟至于在此后一度成为绝响,以至于需要后来者自八十年代起重新发掘接续,这是不能不令人叹息再三的。而从李庄走出的学人们,不少人离开大陆;即使留下的,也多在极“左”思潮中饱受政治折磨。曾经一度为中国现代学术充当过“保姆”与“奶娘”的小镇李庄,自然也便被淡忘在岁月的尘封之中,直到有人去重新“发现”,并由衷地为之而感动。